楚辭集解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惜往日

瑗按史記屈原傳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

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
屈平洪氏補註朱子集註皆援此以證篇內之
所言是也洪氏又考原初被放在懷王十六年
然則此篇其作於此時歟朱子以爲臨絕之音
非也瑗按史記楚世家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
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事楚
說懷王曰楚誠能閉關絕齊願獻故秦所分商
於之地六百里懷王大悅乃相張儀日與置酒
宣言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
懷王弗聽遂絕齊交後果見欺於張儀屈原其

或亦諫此事有觸王怒而王遷之歟取篇首二
字以名篇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奉先功以照下兮
明法度之嫌疑

惜歎也往日指向任用之時也曾嘗也命君命詔
君命臣之詞即詔誥之詔今亦言誥命命詔倒文
耳昭明也詩指楚先王之法度也王逸曰君命屈
原明典文也得之矣詩文古之通稱也下二句不
過申言昭詩二字耳先功謂楚先王之功烈法度
之所在功烈之所在也照猶示也法刑法度制度

卽史記之所謂憲令也嫌疑謂法度之有同異而可疑者嫌疑之際苟不昭明之則法無一定之規而民莫知適從矣此章屈子追歎往日曾見信任於王而受王詔命昭明一代之憲章以植國紀宣承先王之功烈以示下民明白法度之嫌疑以爲畫一使下有所遵守知所趨避而不敢惑世以誣民也瑗按史記謂懷王使原造爲憲令觀此則亦不過因先王之法度而昭明之耳屈子推功於先王固得立言之體而其才能之美亦自不容揜也史記但知懷王使原造令而不知其爲先王之令

也世稱杜集爲詩史而不知楚辭已先之矣

國富强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載心兮

雖過失猶弗治

貨財足曰富甲兵盛曰强法立謂法度彰明民不敢犯也獨言法者省文耳富强法立則敎養無盡而外侮日消矣屬付也貞臣廉潔正直之臣原自謂也日娭謂人君終日無事而游息所謂逸於得人也秘不泄也密事幾密之事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事固當密而密事自古有之君子愼之蓋戰國之時征伐會盟從横游說之徒往來列國曾

無虛日而密事更多无所當慎者故屈子特言之使造憲令是一事也載心藏之於心也無心曰過意外曰失弗治不加之罪也此章承上言已初見信任致治有效君享其成時有密事秘不敢泄其盡心於國如此故君亦知其忠誠雖或有過失且寬而宥之不加之罪也此上二章述已往日得君之專

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澄其然否

純專一也龐敦厚也泄漏也王逸曰素性忠厚慎

語言也得之矣懷沙篇曰文質疏内又曰材朴委積又曰謹厚以爲豐則屈子之爲人可知矣讒人巧言之人古所謂壬人憸人佞人是也指上官大夫也嫉惡人之有也史記之所謂爭寵而心害其能是也含蓄也怒心不平也清澄猶鑑察也譬如水之清澄則可以鑑物而溷濁則不能也然是也否非也此章承上言已忠誠之心專壹敦厚國之密事未嘗敢泄不幸遭讒人嫉已之功而妄愬懷王遂不鑑察其是非而深信之含蓄憤怒以待已也或曰屈子之純麗不泄如此而上官之讒佞屈

子非不知之懷王命造憲令何爲使上官見之豈非幾事不密則害成乎瑗曰此說非也所謂不泄者蓋不泄之於外人與鄰國耳豈有同列而不與之共謀國事者乎此益足以見屈子之心光明正大平生無纖芥可疑者或曰然則上官欲奪之而原不與何也曰憲令國法也懷王使造君命也豈得而與之乎同列而不與之見屈子不爲也欲奪之而遂輕與之屈子不敢也

蔽晦君之聰明兮虚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

蔽壅其聰也晦鄣其明也虛虛本無是事而空言也
下所謂讒人之虛辭是也惑亂其君之心志也論
語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是也誤謂使君用
舍倒置舉動錯謬也欺罔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
欺也是人臣之罪莫大於欺讒人騁虛誕之浮說
惑人君之心志誤人君之政事甘爲欺罔而不辭
何哉朱子曰虛惑誤然猶畏之也至於欺則公肆
誣罔而無所憚矣此二句責讒人之欺君以申上
章遭讒人而嫉之一句之意參謂反覆相參也如
易參伍以變之參參驗證也考實謂考察其事情之

果有無也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即參驗考實之說也屈子嘗自許曰言與行其可迹情與貌其不變懷王苟一參驗以考實則屈子之忠見而讒人之欺得矣其如懷王之不寤何遠謂久遠也遷細而放之也弗思謂不念往日之好也瑗按此篇作於初放之時洪氏謂懷王十八年復召用之有使齊諫誅張儀之事則此遷未爲遠也屈子遽以遠遷弗思而望懷王何也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屈子愛君憂國之心實未嘗有一日而忘乎楚懷者

矣故才一遷放遂以爲君忘乎已其孟子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之心乎屈子之忠於是乎爲至矣毁人之善曰讒媚人之意曰諛溷不潔也濁不清也惟人君之不能清澄其然否此讒諛之溷濁得以入之也盛氣志謂怒之甚也過之誚非之也漢書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是也或曰過之謂過於怒也亦通此四句言懷王輕於信讒而怒遷乎已以申上章君含怒以待臣二句之意上章猶言讒人之嫉乎已也此則責其虛惑誤以欺君矣上章猶言懷王含怒以待已尚未至於暴也此則言其

盛氣志而過之加之以罪矣此上二章述已遭讒之禍

何貞臣之無罪兮被讒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

讒謗猶誹訕也罪自外至曰尤慙愧也景亦光也光景猶言光輝也誠信之見於外者也不僞曰誠以實曰信光景誠信猶易之所謂篤實光輝者也幽隱謂僻居而晦處也備豫防也無罪見尤固被讒人之害然而光景誠信屈子可行不愧影寢不怍衾矣顧以爲慙者正不慙也正所以慙小人也

其意若謂吾之事君竭智盡忠如此反遭讒遠遷回顧光景得無慙乎蓋實反言以深表巳之誠信以見小人愧巳之不能而遂嫉妒以讒謗之其由正在此也洪氏曰言巳誠信甚著小人所憾也朱子曰無罪見尤慙見光景故竄身於幽隱然亦不敢不為之備也必合二說而意始盡至於身幽隱而備之又若不使誠信之光景復見於外蓋懼讒人之窺伺人君之不察而禍殃之有再也是亦反言以見巳誠信之不改而小人害君子之心無時而巳也其情亦可悲矣嗚呼往日得君之專雖過

失而猶弗治一遭讒人之嫉雖無罪而乃見尤君臣之反覆邪正之相傾可畏哉瑗按身幽隱而備之王逸曰雖處草野行彌篤也洪氏曰身被放棄多讒謗也二說亦通王意是以下二句串講俱申明無罪之意洪意是以下二句分帖上二句

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

沅湘二水名玄黑色淵水深之處也水深而絕故曰玄淵自忍沉流盖死者人情之所不忍今言欲投淵而死故曰自忍沉流卒終也或曰猶徒也沒

身喪其身也絶名滅其名也壅如淤泥之壅壅不通也壅君不昭謂君之聰明蔽壅信讒不察也此章承上言已無罪見尤誠可忿恚遂欲臨淵而沉不立於惡人之朝終亦喪身滅名而已矣壅君不明情冤無與之伸者則死又何益哉屈子曾曰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則死非屈子之所難也而爲此言者非愛其死也蓋謂死有益於人君有益於身名則死可也今人君不察情冤莫伸徒使身喪名滅與草木同腐又奚以死爲乎此屈子立言之意也上二句是極推已之惡惡之心不欲與讒人

並生於世蓋反言以見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已之遭君不明死爲無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後世不深詳其文意俱解爲實欲臨淵自沉誤矣璦按惜壅君之不昭是指懷王非指讒人也王逸曰懷王壅蔽不覺悟也得之矣朱子乃曰沉流之後没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讒人壅君之罪遂不昭著耳不責懷王而責讒人其意善矣但照本文詞理不順似爲牽强曲解非屈子本意也篇末惜壅君之不識放此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

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爲無由、

無度弗察王逸曰上無檢押以知下也記曰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此之謂也藪大澤也幽暗也本謂幽藪而言藪幽倒文以協韻耳芳草宜殖於階庭而今反棄之於幽暗之藪澤以喻君子當立於朝廷而今乃放之於寂寞之江濱也或曰喻上章沒身而絕名也言苟徒死則壅君不明不能旌表善人身沒名絕如芳草之萎於幽暗之藪澤無有知之者是其與草木同朽也亦通大抵此章與上章俱反覆言其死爲無益而已不必死耳情

被讒之由也信事君之忠也恬安也初終曰死既葬曰亡聊苟且之意言安於死亡亦甚易事但不欲苟死耳臨淵自沉身沒名絶是苟死也孰謂屈子爲之哉洪氏解爲不欲苟生誤矣苟生固屈子之所不爲而苟死尤屈子之所不爲也故曰死有輕於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屈子審之久矣講之熟矣一遭放逐而遂沉流何以爲屈子鄣壅蔽隱甚言其君之不明也無由謂無罪而被謗見尤也此章承上壅君不昭而言君之無度弗察致使君子失所情信莫達無故被遷也或曰無由謂讒人壅

蔽君之聰明使貞臣無由而舒情抽信也王逸曰欲竭忠節靡其道也朱子曰無路可行也二說似又謂無由而行其道也俱逼瑗按自惜往日之曾信至盛氣志而過之是述巳有功而遭放自何貞臣之無罪至使貞臣爲無由是明巳無罪而見尤皆由於讒人之蔽晦人君之不察也然人君之不察又由於讒人之蔽晦讒人之蔽晦又乘夫人君之不察二者相爲終始輾轉固結而不可解此所以君子一遭放紬而遂情莫能伸身不復返矣嗚呼貞臣之與讒人其邪正之不能相容也如此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
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
百里姓名奚虞臣也虜俘囚也晉獻公虜虞君與
其大夫百里奚以奚爲秦繆公夫人媵奚亡走宛
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釋其
囚與語大悅授以國政號五羖大夫瑗按五羖大
夫猶三閭大夫或當時秦之官名耳後世好事者
因而實其事也伊尹名摯湯臣烹調和飲食之味
也庖廚烹調宰殺之所伊尹烹庖之事天問有緣
鵠飾玉之說孟子有割烹之說史記淮南有負鼎

之説孟子已辯之矣呂望姓姜名牙呂從封姓太公望其號也歸文王後佐武王以伐商故離騷天問皆以爲文王舉之此又曰武王可逼用也屠謂宰割也朝歌地名其事史記及諸傳多有之但稍異同耳甯姓戚名衛人脩德不用退商於齊宿郭門外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爲商聲謳南山之歌桓公過而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召與語大悅遂舉而用之孰云猶言誰謂也此章言古賢聖之才德非遇賢聖之君舉而用之則四人者不過烹屠商賈之賤耳誰謂世俗之溷濁能知之也哉慨

想四人之遭遇以見己之不逢時也傷今思古其志亦可悲矣或從王逸朱子無由之說謂此四臣逢此四君得由而行其道者也承上而言亦通一言此段王逸無註恐原本無之未知其審姑存之以俟後世君子有所考焉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吳指吳王夫差也信讒謂聽宰嚭之言也味蓋言事必參驗而後知其虛實譬之食物必細咀嚼而

後審其美惡也子胥夫差相伍員也後憂猶言後悔也子胥諫夫差滅越不聽後賜劍自殺及越之滅吳夫差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屈子之言指此事也介子名推立枯謂抱樹而燒死也或曰謂割股以食晉文君也股肉割則血枯足所以立者故曰立枯寤覺也優游言其德之大也思念也久舊也遠游曰思舊故以想像親身言不離左右也文君出亡十九年而子推從之故曰思久故之親身縞素白緻繒也諸說載文公爲公子時遭譖出奔子推從行道乏食子推割股以食文公文公

得國賞從行者失亡子推子推逃入綿山文公後覺而求之子推不出因焚其山子推抱樹燒死文公遂封綿山曰介山禁民樵採使奉子推祭祀以報其德又變服而哭之屈子之言似指此也洪氏據左傳史記而不信燒死割股之事朱子曰此詞明言立枯又云縞素而哭莊子亦有抱木而燔之說固不可以一說而盡疑之也瑗嘗謂割股之事不可必其有無而焚山之事甚爲迂闊姑從諸說以俟後之君子云此章引子胥事皃無罪而見殺引介子事見有功而不賞不得如上四人之遭逢

也嗚呼子胥死而夫差猶悔之介子枯而文公猶報之乃君一遭放逐而懷王竟弗後憂竟弗思久故之親身明法之功反爲讒人之媒日嬉之樂反爲盛氣之怒此又屈原之不得如二子之遭逢所以慨想之深也二子可謂不幸中之幸而原則不幸中之尤不幸者也瑗按思久故之親身蓋謂文公思念介子往日相從出亡之久而故舊親愛之情不能恝然故既封之而又哭之而割股之事自在其中矣洪氏之說爲是王逸解親身爲割股朱子仍之今詳文意不甚穩順姑從洪說又按子胥

事只兩句介子事乃六句下五句鋪陳文公報德之事故又以介子句倒上此亦作文之法不可不知或曰此蓋言君之報臣故介子事有可陳者而子胥則無之曰非也子胥事亦儘有可言者君亦鋪陳數句則冗矣只以信讒弗味死而後憂八字該之則子胥之寃宰嚭之讒國家之敗亡夫差之悔恨俱見於言表矣夫旣曰後憂則夫差爲越所滅臨死之悔蓋欲如文公之報介子有不能矣是夫差之憂又不得如文公之痛也雖然子胥之賜劍而死責在君也不得已也子推之抱木而燔爲

已甚矣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二子之死亦自不
同因併及之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
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
盡心曰忠實踐曰信死節不變其所守忠信之道
也訑謾皆欺也不疑人君信其欺而不疑也省亦
察也按猶考也弗省察而按實即上弗參驗而考
實之意也此二句申言訑謾而不疑也芳言其氣
之芬芳也澤言其質之潤澤也指蘭玉佩屬而言
糅亦雜也雜糅言參錯而並陳也芳澤雜糅喻君

子之備道全美而悉有衆善也旦明也如詩昊天曰旦之旦此二句申言忠信而死節也此章直結至篇首通古今而泛言之謂君子小人之事君有誠僞之不同而人君則毋售其僞而仇其誠小人之讒佞則信之而不疑君子之節義則不肯爲申明而別異之也嗚呼後世人君可不知所鑑於此哉援按不疑或作論語居之不疑之不疑言小人之行欺詐肆然自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也亦通王逸以爲指張儀欺詐之事非是也

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

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
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毋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
容兮讒妒入以自代
早殀謂望秋而先零也霜露之所凝結也從上而
墜曰降降而至地曰下戒如戒道之戒微霜降而
芳草殀喻讒言入而君子殺也覩微霜則知讒言
之入亦甚詭矣觀早殀則知君子之殺不待辱矣
諒信也聰不明一作不聰明非是易噬嗑上九象
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夬九四象曰聞言不信聰
不明也楚辭用此如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之類或

用全句或易一二字往往喜用經語此雖末事亦可見屈子之所學也前言虛惑誤又以欺故幷聰明而言之此則專罪其聽之不聰而使讒諛日以得志也上三句責讒人之肆害下二句責人君之信讒蕙若二香草名謂蕙君不可佩喻小人讒君子之無益於人國不可用也君淳于髡之譏孟子是也妬者忌人之有也佳冶謂容貌之美芬芳謂服餙之盛言美人也申嫉賢之意或曰佳冶指下西施芬芳指上蕙若楚辭舛參錯成文此類甚多嫫毋醜婦也或曰黃帝妻荀卿子俛詩亦言之姣

妖媚態好如字洪氏音耗朱子仍之非是自好自以爲美也申言謂蕙若其不可佩之意西施越之美女句踐得之以獻吳王者也自代謂醜婦奪美女之寵也醜婦自以爲美而謂美人之不美喻小人自以爲賢而謂賢人之不賢是以讒妒人而得以自代也此二句又總申上四句此章承上言小人之害君子人君之信讒言自古皆然理勢之所必至者豈獨今日乃爾哉盖屈子自嘲之詞也瑗按西施之美人皆知之而醜婦得以代之者妖媚故也君子之賢人皆知之而小人得以代之者讒

諛故也小人之害君子起於嫉妬其賢能小人之
進讒言乘於人君之蔽壅嫉君子之賢能則自以
爲好矣乘人君之蔽壅則得以肆志矣自以爲好
則君子之類盡矣得以肆志則小人之黨興矣如
是而欲國之不亡不可得也嗚呼君以蕙君爲可
佩則君子無由而退矣君不自以爲好則巳身無
由而進矣此章曲盡小人之心術情狀爲人君者
可不深察乎此哉董子有言爲人君者不可以不
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吾嘗謂春
秋之旨微而與文不若楚辭之文明而切也朱子

日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狹細𦚧明師勸戒之益而已哉離騷足以當之矣六經之外其餘蓋不足以語此

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

願欲也陳列也情今日誣枉之情也白明也行平生正直之行也過如前盛氣志而過之之過不意出於意外之變不期而至者也謂今日之被怒遠遷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蓋謂無罪見尤而遭讒之

嫉隱然於言表矣畧行而言情固爲省文而今日之所以汲汲欲辯者莫先於此情也寃枉屈也本謂寃枉之情而曰情寃者倒文耳朱子謂情實與寃枉猶言曲直也亦逼見謂寃枉之情畢露而無遺讒說不得蔽[illegible]之也日明猶俗言一日明於一日盖君子眞實正大之情雖參驗考覈愈究愈明所謂萬變而不可盖者豈若小人之虛僞而不可長也哉嗚呼小人惟恐人君之考驗而屈子則欲求一考驗而不得也君子小人之情於是乎辯矣列宿衆星也錯置謂燦然而布也盖衆星之錯置

於天自有確然之度數一定而不可易燦然之光輝明白而不可揜懸象著明更歷萬古而不可磨滅者也人君苟一考驗之則屈子之情寃豈有不畢見而日明之如衆星之錯置於天也哉此章言已爲讒人所嫉以致得罪於君欲一自暴其中情之寃枉使人君洞達其忠佞之辯而無由也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譬與此其無異

騏驥駿馬也王逸解作駑馬非是馳騁疾走也轡馬韁銜馬勒所以控御乎馬使不得奔逸者也載

亦乘也言人乘駿馬而馳騁之又無轡銜以控御而䌸有不顛仆者矣氾泭編竹木以渡水者也下流則水勢順而湍流急也舟巨航也穩於氾泭而楫又所以櫂舟者也言人乘氾泭之小筏以渡順流之急水又無舟楫以豫備之而䌸有不覆溺者矣背畔也法度即篇首所言傳之於先王而昭明於屈原者也心治任巳之私心而爲治也此指上二事也騏驥氾泭譬國家也轡銜舟楫譬法度也背畔法度而任巳私心以爲治其與無轡銜而乘騏驥無舟楫而乘氾泭又何以異乎吾見用舍不

賞罰不公庶事叢脞悵悵焉貿貿焉莫知所之
而鮮有不淪胥以亡者矣屈子之言可謂善譬而
警懷王之意亦深切矣嗚呼昔者明法度而國治
君安今者背法度而國亂君危是屈子之去留係
國家之治亂人君之安危豈可聽讒而遠遷遂弗
思以還之也耶不數十年而國遂滅於秦其背法
度棄賢人故也屈子之言豈不驗哉使懷王信任
屈原委之終始急誅張儀之欺不赴武關之會脩
明法度進用賢人則國雖至今存可也秦雖虎狼
安能噬予哉此章歎今日背法度之失與篇首二

章相應或曰亦承上章而言上言已欲見君一明

其寃而人君終棄之不可得見然棄已卽所以棄

法度也蓋法度非屈子不能明不能明而妄用之

與背之同也亦逼瑗按承氾泭以下流王逸曰乘

舟氾船而涉渡也編竹木曰泭楚人曰柎秦人曰

撥也又一本正作柎爾雅曰舫泭也又曰庶人乘

柎王逸是從爾雅以舟船解泭以氾屬上弁乘字

爲義也朱子曰氾泭編竹木以渡水者也是又以

氾屬下幷泭字爲義也二說未知孰是瑗嘗疑其

俱非也蓋氾泛通泭浮通氾泭謂水也對上騏驥

而言乘馬必須轡銜渡水必須舟楫如此解則詞順理明若以氾泭為編竹木之濟具則下言舟楫又不通矣朱子亦悟其不通故疑舟楫宜改作維楫若編竹木之氾泭又安用維楫也蓋爾雅本作柎後人誤以楚辭之泭解為柎故刊爾雅者遂改柎為泭而刊楚辭者又改泭為柎輾轉相譌卒莫之正也然無所考據不敢自是前解姑從朱子之說而因附鄙見於此以竢後之君子云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

溘死謂爲水所淹溺流亡謂爲水所漂浮言自沈也恐懼也禍殃有再王逸曰罪及父母與親屬也得之矣朱子謂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辱爲臣僕頗覺牽強非是有古又通用再復也言又復加之罪也或曰有如字本謂再有而曰有再者倒文以協韻耳亦通畢辭猶言盡言也即指此篇之文也識如字音志者非是不識猶不昭也此章設言巳之遭讒被遷情冤莫訴苟不作文以極言巳之衷由以表巳之素行而徒赴淵自沈則壅君不能察識鮮有不信昔日讒人之言以爲實事怒今日自沈

之死以爲慰君矣既信其讒怒其死能不復加之罪乎此理勢之所必至者也是屈子之不死者懼其既死而讒人復躡其後壅君不察其情而有莫大之禍也觀此則屈子之本心可見而實未嘗自沉也彰彰矣後世不深考其旨意之所歸遂謂其直投水死其亦不詳之甚也瑗按前惜往君之不昭但謂已死則壅君不明其故不能旌表其志節徒使身沒名絕寂寞無聞與草木同腐耳此惜壅君之不識則又懼其禍殃之有再不但一已之身名而已詞愈切而情愈悲矣夫介子之死文公猶

封之乃曰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屈子欲死乃懼其
沒身絶名禍殃有再是則楚懷又晋文之罪人也
嗚呼有功而不念無罪而見尤巳可悲矣而欲死
則恐其沒身而絶名不亦重可悲乎身沒而名絶
重可悲矣斯亦巳矣而又懼其禍殃之有再不亦
尤可悲乎徒生則獨受其謗欲死則不能自明使
非自畢其辭作爲此篇以陳其情以白其行以明
其寃則天下後世又孰從而知其忠誠之至讒妬
之深如此哉此章與臨沅湘之玄淵二章相應瑗
按此篇大旨言巳始見信而終疏法既立而復廢

國既治而復亂有功不伐無罪見尤情不能達究不能伸小人之欺君誤國人君之信讒不察也嗚呼以貞臣事迋君遭讒人欲始終信任而不放逐也難矣哉洪氏曰此篇言已初見信任楚國幾於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爲邪以譖爲信卒見放逐無以自明也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橘頌

橘樹名也頌者詩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也洪氏曰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頌其說是矣篇内之語皆形容橘之盛德故屈子以橘頌題之後世詠物之作其昉於此乎夫屈子之作離騷其所取草木多矣而獨於橘焉頌之何也蓋物之受命不遷誠無有如橘者故取以爲喩而自託

也非泛然感物而賦焉者比也故篇内言之重
詞之複蓋不覺其反覆詠嘆淫泆之深也其亦
有當於其心也乎或曰考工記云橘踰淮而北
爲枳是橘生南國踰淮而北則化爲枳其物之
易變者無如橘也安得謂之受命不遷乎曰可
以南不可以北此正可見其獨立不遷也若在
此則生於此在彼則生於彼則非深固難徙不
流不淫者矣故屈子獨於橘焉頌之也但此篇
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後之所作者也或曰
九章餘八篇皆言放逐之事而獨以此篇爲平

曰所作何也曰九章云者亦後人收拾屈子之文得此九篇故總題之曰九章非必屈子所命所編者也又安得以此篇爲放逐之作乎細觀其辭而玩其旨可見矣或曰此云行比伯夷後悲回風篇曰見伯夷之放迹其辭抑何悲也曰此正可見屈子幼而學之者此也壯而行之者此也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屈子有之矣安得以伯夷所引之人偶同而遽爲放逐之作乎自孔子發歲寒之嘆而後松栢之節著自屈子作不遷之說而後橘樹之德彰也讀者可不深警於

心而自易之也哉若徒以辭焉而視之則屈子
垂敎之志荒矣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后后土也皇皇天也嘉美也后皇嘉樹謂橘樹乃天地間之至美者也服習也受命謂禀天地之氣以生也遷徙也受命不遷即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爲枳也之意南國謂楚國也楚國在江之南故謂楚國爲南國漢書江陵千樹橘是楚地正產橘也或曰南國泛指江南則楚自在其中亦通此章文意當串看本謂橘者乃天地所生之美樹而來服

胥南土不可移徙也嘉樹二字一篇之綱領篇內皆頌其道德志行之可嘉而其所以可嘉者又在乎受命不遷也故不遷之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其論與屈子受命不遷之意同

瑗按上二句還從王逸之說爲是朱子曰后皇指楚王也嘉喜好也言楚王喜好草木之樹而橘生其土也其說頗覺迂闊而亦無所據也禹貢淮海維楊州厥包橘柚錫貢是南國之有橘也久矣豈因楚王好草木之樹而後橘來服此南國哉來服

云者即受命不遷之意王逸所謂服習南土便其風氣是矣來字須活看非謂自彼處而移來此處也且楚王喜好草木之樹亦德政之荒也屈子不能諫之而反頌之何以爲屈子況使楚王果能知喜好此受命不遷之嘉樹則必知喜好屈子之爲人矣又豈肯放而逐之也哉讀者詳之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深固謂深根固蔕也徙猶遷也壹專一而不二也朱子曰以其受命獨生南國故壹志而難徙也夫橘踰淮而北爲枳誠難徙也然以樹而謂之曰志

者學者當以意會不可泥也篇內意皆放此素榮白華也爾雅草謂之榮木謂之華若對舉則當分而單言亦可通稱也可喜猶言可愛也言橘葉綠華白紛然盛茂誠可愛也上二句言根株下二句言華葉

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曾層同重纍也一曰增同謂高也並通剡利也棘枝之刺也枝棘果之所著者也果草木之實可食者也今俗作菓其形圓故謂之圓果摶與團同圓貌也或曰此句錯文本謂橘實其形團圓耳或曰

摶聚也附着也謂橘摶生於枝棘之間耳亦通青果未熟時色也黄果巳熟時色也雜糅猶言參錯謂果色之或青或黄先後生熟之不同也文章謂青黄之色相間雜而成文章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故易六位而成章此青黄雜糅之所以爲文章也爛光輝鮮明貌上一句言枝棘下三句言果實

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脩姱而不醜兮

此章承上果實而言精色言外皮色之精明也內白言內瓤色之潔白也所謂金衣素裏班理內充

是矣類猶似也天下之道莫貴於精明潔白故橘之外精內白似有道也紛緼盛貌宜脩謂脩飾之得宜也湘君曰美要眇兮宜脩是也姱美好也不醜不惡陋也此句即申言宜脩之意宜脩二字又承精色內白而來也瑗按王逸曰橘實赤黃其色精明內懷潔白其說未善蓋精色內白青黃皆有之青者自有青之精白也洪氏曰青黃雜糅言其外之文精色內白言其中之質也以精色內白俱作內講亦通但俱作內講則紛緼二句又當總承圓果以下五句而言讀者詳之又按篇首至此或

總言樹之嘉或泛言樹之性或言根株或言華葉或言枝棘或言果實或言其外或言其內其詞悉備而其意互見也皆發橘樹之所以爲嘉而可嘉之義自喻之意自見之矣曰志曰行曰道曰德其旨趣亦自明白而不煩解說矣王逸以深固何爲比巳志之忠信華葉何爲比巳行之清白枝棘以象武圓果以象文餘皆倣此不能盡出其說頗覺支離穿鑿太甚不必從之讀者幸以意會可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嗟歎詞也爾指橘而言幼志謂不遷之志自受命

之初而已有此志蓋其本性然也有以異謂與衆木不同也洪氏曰自此以下申前義以明已志其說是矣瑗按前四章其嘉樹之可喜者亦以畢盡此下三章蓋即前義而復申明之若反歌之類是也末二章乃結言之以明已效法之意若亂辭之類是也其文雖短少而體裁亦秩然而完也又按嗟爾幼志王逸以爲指衆臣女少小之人其志易徙有以異於橘也獨立以下爲屈子直陳已之志行非是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廓寥廓也落落難合之意蘇王逸曰寤也洪氏曰死而復生曰蘇魏都賦曰非蘇世而居正字本於此瑗按蘇猶醒也俗語亦謂之蘇醒蘇世獨立猶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之意或曰蘇疏也謂與世相疏遠也橘樹之扶疏而不偏倚有似乎君子之獨立於世也或曰蘇與疏或古通用或聲相近而訛也或曰蘇取也即離騷蘇糞壤以充幃之蘇謂不見取容於世而獨立也劉向九歎逢紛篇曰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是也其說亦過容更詳之橫如橫逆之橫謂惡俗

也洪氏曰凡與世遷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舉世莫得而傾之者無求於彼故也瑗謂惟其無求故難徙惟其獨立故不流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又曰旁行而不流記曰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橘樹似之矣屈子有之矣嗚呼當戰國之世環天下皆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雖有聰明智巧之士鮮不靡靡詭隨而垂涎乎富貴者屈子之生於其時獨廓然無求不遷不流確乎其不可拔而獨立乎萬物之上豈非中流之砥柱也哉泰山巖巖之氣象孟子不得

擅於其時矣或曰橫古衡通用平也如水之平而不流也更詳之瑗按此章承上獨立不遷而言上二句申言不遷下二句申言獨遷也

閉心自愼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記曰如松柏之有心也凡草木之中實者皆謂之心橘樹并果之密緻而無蟲蠹損害於其內即閉心自愼終不過失之意也其人之或與或取樹果初非有意於擇人而施之即秉德無私參天地之意也獨立至此皆發明幼志有異之義其辭非君前四章之顯切讀者須以意會不可以辭害意也

如以辭而已矣此王逸之所以直爲屈子自陳已志而不捐橋言也

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并猶盡也謝猶去也歲并謝猶言沒齒終身云耳朱子曰并謝猶永謝也歲并謝而長與友則是終身友之矣其說是矣洪氏曰言巳年雖與歲月俱逝願長與橘爲友也瑗按此二句一意本謂願終身長與爲友也洪氏解歲并謝處與前稍異容更詳之淑善也離如離立言樹之孤特也不淫猶前不遷不流之意梗強也有理不亂也惟其梗而有

理所以淑離而不淫也此二句又總括通篇所言之旨而頌之凡不遷不流不醜不過可嘉可喜無私無求之意俱在其中矣所以可友之者此也所以可師之者此也所以可比伯夷者此也或曰離謂其實離離然稀疎而不淫也梗謂枝梗有文理而不亂也亦通又按與長友句倒文耳本謂長與爲友也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年歲雖少亦言橘也此等句須以意會言橘之年歲雖小於已而其道德志行則可以爲已之師長

也朱子曰年歲雖少亦言其本性自少而然非積
習勉強其意與嗟爾幼志句同恐未是行謂橘之
德行也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也其爲人詳見史記
及論孟諸書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也韓愈曰伯夷
者特立獨行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觀二子之言其
爲人之大槪可知矣夫橘之行誠可以比之伯夷
而無愧而伯夷之行欲遠取諸物苟舍橘而亦莫
與之京者矣置猶植立也像法也置以爲像願終
身師友之也朱子曰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
以爲像而傚法之亦因以自託也此上二章初而

友之既而師之旣而置以爲像固言之序也然頌之之意愈推而愈尊法之之心愈久而愈隆亦可見矣或曰通篇大旨首章四句總言之也深固難徙以下至不醜三章發明后皇嘉樹二句之意嗟爾幼志以下至參天地三章發明受命不遷二句之意末二章又總結之以見巳作頌之本意也其說亦通王逸曰周武王伐紂伯夷扣馬而諫遂不食周粟而餓死屈原亦自以脩飭潔白之行不容於世將餓死而終故曰以伯夷爲法也瑗按伯夷之清雖於餓死而後見使伯夷之不餓死而亦不

失爲聖之清屈子所引之本意要在於伯夷素履之志行而不在於餓死之一節也柰何後世註楚辭者遇屈子所引伯夷伍子申屠狄之類遂以餓死投水解之以爲屈原亦欲餓死而投水然所引古之聖賢最多而尤拳拳致意於重華焉又何不解屈子爲有志於睎舜耶嗚呼昔人謂知己者希誠哉瑗獨悲屈子旣不見知於當時故作離騷以明己志而與後世庶幾有知己者一嘆惜之則亦足以慰其心矣不意千載之下而其不見知也又復甚於當時其不知者則深訾之無足恠也其知

者亦不過一憐之而已猶不知也泯泯至今皦皦不已故援引衍為發揮一道之以明其制行之中以尊其學術之正以暴白其人品心事之磊磊非敢好異也不得已也亦惟欲求知於屈子於九京之下而不敢必斯世之知我也嗚呼苟世有屈子則讀吾之書以求離騷之旨當莞爾而笑矣

楚辭集解九章卷